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七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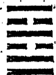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讀易述卷七

明 潘士藻 撰

睽  兌下離上

程傳爲卦上離下兊離火炎上兊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許慎曰睽目不相視也睽耳不相聽也睽違也日月相違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述曰鄭玄曰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志異也故謂之睽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得中應剛故吉趙汝楳曰卦言小事吉以六五用睽之才不可以

大事也程可久云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孔疏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為小事謂不待衆力者雖睽亦可

蘇氏曰有同而後有睽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睽自家人反明本同也惟本同故睽可合爍而麗於高上之處者火也流而豬於卑下之地者澤也故曰動而上動而下婦人以嫁為行少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林黄中云離火兊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

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其終未嘗不睽耳彖先釋睽義次言睽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賛其時用之大孔疏說而麗乎明不為邪僻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得中而應乎剛非為全弱雖在乖違之時卦文有此三德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

汝吉曰小事吉蓋睽之吉也抑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於何不通髙卑定位圓方動靜何睽也而絪緼化醇合以育物其事同矣男女正位異姓殊體

何睽也而剛柔唱隨合以成家其志通矣萬物芸芸別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相應相求其事類矣蓋必有睽也然後其用可以合而同令有陰而无陽有柔而无剛不合異以成章將能行乎正如火澤不睽則胥息而為害耳莫不善於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故易无用不行也易莫妙於反對於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

楊廷秀曰物聚則朋睽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睽而

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為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别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曰睽之時用大矣故易窮則通也

質卿曰物有必不可不合者一或相乖即為睽如動物必兩足而後行羽物必兩翼而後飛苟缺一焉必

不可君之必不能不與臣合也父之必不能不與子
合也夫之與婦也上之與下也皆不得不爾也一或
乖離何能濟故天下國家之事敗於睽然究觀天地
萬物之理成於睽睽吉小而用大也蘇氏曰人苟惟
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
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
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
用也大

彖言革亦二女同居而大亨革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胥反焉所以僅小事吉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述曰火性炎上而又在兊澤之上澤性潤下而又在離火之下上不逮下下不奉上故為睽違同象兊澤之悦異象離火之明代淵曰火與澤混同則有害用不相通則功不成而物不濟以明其體位須異而其理須同所謂同而異也荀爽曰大歸雖同小事當異

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

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君子觀象於睽以同而異蓋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

睽可合也性同而習自異源同而流自異道同而事

自異心同而迹自異正猶兌離本同乎坤之體而火

澤自異乎卦之象同也而不害所趨之異異也而乃

為致用之同夫安有所謂睽也睽之為卦合異為同

之道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述曰初九睽之初也初陽動於下四陽動於上宜應而敵焉動而成睽悔也陽剛得正與四同德俱在睽時終能相合其悔可亡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馬乘而進者也之四无應非喪馬乎所以有悔四往无所適无歸之馬也馬逸无歸其勢自復馬復則悔亡矣惡人與我睽者四不當位剛敵而久不同

心也初剛能下下无亢迹顯異之意故見惡人无咎
時方乖離而位乎窮下上无應可援下无權可恃若
以其與我不相得也遇可見而不見則嫌疑遂深咎
之道也安能化異去閒而使之合乎
初九之處睽也夫睽之時人情離矣斯時也人分上
一毫討求不得惟自己分上自盡其道而初九陽德
允體也剛動而正不起疑妄允初而和不生乖違身
心之悔皆亡而无歉然不足之意則天定矣天定則

人情自順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喪馬動而成睽之迹凡有所喪而必逐者内自歉也悔亡則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睽者終合有見惡人无咎之象惡人動而相睽之人凡不相得而不相見者内自疑也悔亡則不以同異動其心而睽情頓釋初九陽剛有主故能相安相忘如此

質卿曰馬所以行行有不得者吾不可以求之人惡人世所嫉人所共嫉者我不可以不容之也

見惡人正所以辟咎豈其為咎蓋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絶故必量足以容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仁足以養天下乃可以寄於天下

蘇氏曰人惟好同而惡異是以為睽故美者不必不狠從我而來者未必忠拒我而逸者未必二以其難致而捨之則從我者皆吾疾也是相率而入於咎耳故見惡人所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述曰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婉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

象旨主謂五說文巷里中道何休云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是也離中虛有巷之象不言家而言巷二五皆不當位卦由此成睽然俱求其黨註家謂之出門同趣不期而會蓋卦名睽而爻義則貴其合二本五之所求象傳以為應剛者是也得其正應又何咎耶說者謂二五君臣之睽如此

二五之睽雖緣三四之隔實以陰陽皆不當位之故臣位反剛剛易亢也君位反柔柔易疑也則相合難

矣合睽之道全在陽剛為九二者必能遇主於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絀其剛迂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於巷必欲拘堂陛朝覲之常理執吾之剛以矯拂之則終不合矣張氏曰睽而不遇彼此不无不見之疑疑之既亡彼此又若一旦之遇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二亦五之所求其位雖隔其志終通故二得為於巷之遇於巷非遇主之地而无咎者以不失乎相從之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述曰睽之為睽以有可疑之迹為人所疑而自生乖異也六三正應上九而位在二四兩陽之間為疑地故致正應之疑而三遂以疑成見輿所以載己者牛所以引車者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尼而不進若見其輿曳矣又見其牛掣矣又見其人天且劓而刑之矣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劓

疑故其見如此皆負塗載鬼之疑心使然也夫其始之不能不睽也是无初也其後之必不能以終睽也是有終也三雖陰柔應剛乃其正理求遇而不獲故疑横見生而睽已甚終則疑亡見釋還為婚媾遇剛故也上九陽剛之明既徐察而與之合矣故曰无初有終

象旨三互離為見非正離也互坎為車為曳非正坎也曳者縁地而不能行義取坎陷无牽退之意也互

離又為牛掣王註滯隔所在不獲進說文作觢牛角一俯一仰不能駕輿行也无前掣之意六三以說為成兊之主而麗文明之君然才弱難進故象如此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鼻者上通之物劓之則逆其上通吳幼清以為三車曳牛掣而乘車者復將遭上劓鼻之災也兊為毀折所謂无初三上蓋夫婦之睽者

陳臯曰以澤應火各居其處殊類特甚求合實難所

應之人居離之極峻絶威明不可邇也居上猶天旣尊且嚴三以澤瀆之極仰之如天畏之如刑然有所遇者正配也

柔居剛位巳本不正而承乘應又皆不正之陽是以邪見之羣起也凡人心疑而意見皆无中生有伸虎曰見輿曳无初也遇剛獲其正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述曰王註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巳睽故曰睽孤

象旨初四皆无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

不可无輔也處无所安比非吾與必以氣類相求為

助故遇元夫元夫謂初陽德也質卿以為喪馬弗逐

之仁人也四與初皆陽同處體下當睽之時俱在獨

立自然求之而遇始之睽而卒以遇其志交乎无間

而且交相厲也故得无咎象曰志行也初四皆陽剛

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可以行其志救

時之睽也

紀聞曰四如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殉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川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述曰六五處睽者也處睽只在自己悔亡以陰居陽

宜有悔然得中為文明之體應剛无偏係之私其悔

得亡則於己无憾而睽有可咎之道厥宗噬膚所以

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往則必合夫何咎合睽之道

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

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須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

二曰厥宗二依五以為主五親二以為宗同心相倚

之機其合也猶噬膚之易一噬即合而入之深非以

私比而防已應者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

有慶也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

趙汝楳曰文止言何咎釋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徳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為其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為其慶也

卜子夏曰取天下之物成天下之事異物相制或以

相合弦木為弧剡木為矢盖取諸睽合衆材各睽其小體以成大器夫濟天下之務者豈於一才乎觀良馬逐用拯馬壯則知喪馬之義矣知喪馬之為睽則知四之合初五之合二之為濟睽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述曰上四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於孤也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於二陽

之間有疑迹遂生疑心見三如豕之汚穢背負塗泥若將浼巳而不可近又見六三所載之輿為載鬼一車若將祟巳而不可與為類豕猶有之鬼无形安可載疑情所結怪妄並生故先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弧而不射則疑少釋矣既而大釋曰六三非寇我而從不正者也乃守其正而與我為婚媾者也往而從之必得其和陰陽和而為雨則疑釋見亡睽者合而吉矣故曰遇雨之吉羣疑

亡也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无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迹致疑因疑積意遂至於此極羣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

王註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已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故曰見豕負塗彭山曰三陰豕象兌澤塗泥豕負塗汚於外者也此固六三可疑之迹也載鬼一車則有影无形者无所不至矣雖是疑情亦緣三陰鬼類孔疏鬼怪

若斯懼来害已故先張之弧將攻害也物極則反睽極則通故後說之弧不復攻也以上光明故也匪寇婚媾則大釋然矣往遇雨吉雨者兊澤之通也衆異併消无復疑情往得和合故曰吉也

張氏曰匪寇婚媾在屯六二則對初九言非對正應言在睽上九則對正應言非謂二陽也

紀聞曰匪寇婚媾返求之也遇雨之吉反得其和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過於明故過於疑過

於疑故无往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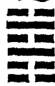
彖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私嫌睽者乖異不合之名也然六爻之中初則自復二則遇主三則有終四則交孚五則噬膚上則遇雨无一爻睽者何哉以諸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初九爻以正人无位而在下本自與人无應故雖在

睽之時以不與世事而悔亡馬者人所乘以出行也四為坎馬而孤初无應於外而不得上行故為喪馬之象勿逐自復往者不追也見惡人无咎來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无應之時處睽之道也見與追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初以四為惡人險而不正有惡人之象其見之也以辟其為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九四爻項氏曰初以四為惡人其見之也以辟其為

咎耳非望其有所行也四以初為善士與之相遇誠交而氣合則化孤為同化厲為安已不作咎則志得上行矣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四近君而初在下四不正而初正故其辭如此

蹇  艮下坎上

程傳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趙汝楳曰初三四上皆以往而致蹇來則獲免為義

初之譽為知幾三之反為薄於險四連於三則得剛之助上來應三為碩若九五六二居君臣之正位任濟蹇之責二不為一蹇而止五能合羣爻以皆來則不必它往而蹇有可濟之時矣

張邦奇曰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為主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屯蹇二卦上爻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述曰藴氏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處蹇之時必決擇其利與不利曉然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難之所在往益難矣故言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指九五而利見之者上六也五剛正中上柔正位而從之難由正濟故貞吉也

利西南利在出險也不利東北東北險地當止勿往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

蹇名卦重艮止止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非適然而然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知知者艮有光而又互離為見也卦惟二陽利西南指九五之陽爻進而居五則得上卦之中可以濟蹇

也不利東北指九三之陽謂自初進至三為下卦之終入於阨塞故其道窮也彖言往謂在上以解體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彭山曰四以上皆言反謂反身脩德也至五而成大人之德五以大德而當大蹇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无不反求諸已者所謂得中者也至于上六而始利見大人之德始得行故曰往有功蹇

諸爻皆不言吉惟上一爻言之則貞吉者本因上而言也蹇自二至上諸爻雖皆當位而正之可以言吉者則唯在上故當位亦以上言也蹇至極而後能有為故彖辭皆取義於上往進也往則得中往則有功進而至此何蹇之可言哉

趙汝楳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期躁於進則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始而不審冒險以前

固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於正聖人之用蹇其大有如此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述曰程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阻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體之行乎艱難險阻之世必

反求諸身而益脩其德敬仲曰懼已德之未善也懼已德之有缺也懼已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張簡曰雲漢宣王治蹇之詩也

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於善耳故曰脩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因事舒迫相巳進退而酌成之巳耳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述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象曰往以坎言來以艮言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於止而不行也終於止何譽之有

質卿曰士君子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及上下治亂去就離合存亡之閒凡情之所不能通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不可禁者皆蹇也斯時也措足

足難措手手難下口口難第一要審察往來若不審情不度理不察勢徑往赴之必遭陷敗莫可救藥惟回心寧耐始有商量始有處置蹇庶幾其可濟也所以蹇諸爻只貴其來不貴其往初方入蹇所以往則蹇而來則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述曰蹇蹇謂蹇其時之蹇也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

難中私身遠害雖蹇未可濟蹇時難圖而相機遘會
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以居二柔而得中義不避
難知不犯難知與忠而俱盡者以圖濟也
凡二皆王臣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
時方見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亦二之蹇
也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
其才也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聞之雷

氏云初以不往為有譽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閒耳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述曰趙汝棋曰卦以九三成義居乎險止之閒往則陷止則免閒不容髮往來之當謹莫謹於此爻也身薄於險冒危而輕赴則陷溺其身有不得反焉者矣唯艮之性本止知夫往而蹇也故幡然而來反安於故位雖百險而不能陷也反與反身之義同王註進

則入險來則得位内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内之所恃故云内喜之也

二在内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内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令幸而知反可資以共事斯二所以為之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述曰六四本柔而在險體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

得濟之實也處險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得濟乎陰本虛求連於陽則實卜子夏曰四得位矣可以承其上而不可獨濟也故往則蹇矣來則當其位而連於實得所附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述曰一陽陷二陰之中大者蹇也故為大蹇之象處蹇之時獨在險中以當世難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者此焉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焉蓋大蹇非

陽剛中正之主莫能任也夫同德為朋陽剛有為之才也昔之往而蹇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耳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指九三也觀四來連而象稱當位實上來碩而象稱志在內皆指三言三來則衆陰附之大蹇可濟矣朋来之云所謂利見大人也象曰以中節也得位居中咸當其節故致朋來而足以當大蹇此所以有功當位能正邦也

鄭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

來自外反內朋來之來自下趨五象曰以中節者羣策畢舉衆才並效險難紛紛未定所向非陽剛中正之大人何能節之酌其才品謂之節取裁其機宜謂之節制若漢高知人善任唐宗謀斷兼資皆以中節者也

象旨大謂陽明九三陽類三五雖非正應然異位同功猶解九四解三而俟二也以中節也諸爻皆取不往而來九五正位不動无往无來天下之濟難者朋

來而取節焉大蹇之世易於姑息朋來之衆難於齊一故其中道可節之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述曰當出險之時上六陰柔往猶蹇耳來應九三之陽剛則碩大而吉且利見九五之大人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也必得三然後可以援五故來碩而後利見一卦惟上六為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

外蓋蹇極而通矣彖謂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孔疏志在内也者有應在三是志在内也應既在内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來則碩吉也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

象旨碩指三之陽陽大陰小不言大以别於大蹇也故曰志在内明其下應三也上能出險故吉利見大人比九五也趙氏曰蹇之道阨塞窮蹙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蹙者紓有碩大之象故

云來碩吉

解  坎下震上

序卦解者緩也孔疏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為解也

程傳震動坎險動於險外出乎險也為患難解散之

象又震雷坎雨雷雨之作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

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趙汝棋曰為時之悖者六三也九二獲之如狐上六

獲之如隼故六五柔中坐享小人孚退之吉九四以

剛居柔不能奏解悖之功初六則剛柔交際之始與三无涉而得无咎者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述曰解利西南蘇氏曰所以為解者震與坎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

南者所解之地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言乎二也有攸往夙吉言乎四也蹇解本相反之卦蹇九五往在上令來居二是陽復於下卦之中矣故无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為艮止不動令往居四其體震動為往故有所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褚氏云世有无事者求功故誡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

彖言西南得衆者何也西南所解之地平易近民民

必歸之紀聞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仲虎曰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略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静為吉久為煩擾即非吉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大蹇既解陽无所往來復居二處中无為其來復吉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卦體震雷坎雨為解天地否結

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作則險厄
者亨否結者散百果草木皆甲拆也天地之功由解
而成故賛解之時大矣哉
李氏曰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
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
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
來復之吉不止安静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如舊
若蹇雖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茍且

又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為得中解者解其遺患餘釁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敏疾決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易言夙吉而遲疑猶豫者凶此漢竇何唐五王所以蒙害也趙汝楳曰有攸往指九四震體如迅雷之擊使人掩耳弗遑而威已震然後姦邪不得起謀以閒我故曰夙吉

紀聞曰屯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

木皆甲拆拆分裂也剥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

仁解之甲拆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

氣也皆甲拆者形也解之雨即屯之雲崔説云坎在

上則為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為雨澤已及

物也解也趙汝楳曰離言百穀此言百果者四陽之

月百穀猶未芽甲也

質卿曰有蹇斯有解解則不蹇矣方其處蹇之時不

敢輕易便是解蹇之道解之利西南即是蹇之利西

南非有二道早往早復就是利西南之事主於解難別无意也

蹇以能止而稱知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動而止乃稱能止此見天下无二道皆一易之流通

蹇之利西南為得中解之利西南為得衆惟得中故得衆其來復吉乃稱得中此之得中正蹇之得中於來復得其用於吉得其效非二道也

隆冬冱寒萬類閉藏是天地之蹇也一氣既動春意潛萌是天地之解也天地一解而雷雨自作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屈之終伸之始往之復來之端其解也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非解无以運其心百姓非解无以遂其性人工非解无以施其能大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述曰汝中曰雷作於上雨沛於下天地鬱蒸之氣渙

然解散此解之象也眚災肆赦赦過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王王命三公三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宥罪也蓋赦過宥罪所以滌除壅鬱回生枯槁法雷雨時至以解民於險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述曰解者解也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蹇難始解陽來復中為下卦之主六陰柔弱自下承之故得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剛指九二謂初與二際而成得中之

美也劉牧曰為險者坎也當蹇之時初為難始今遇解之時初不能固其險以承乎剛何咎之有能速改過以遷善也石介曰陽爻皆能除難初六有應於四而附近於二故无咎也

薛温其曰屯則剛柔始交未相知會動乎險中故有難生之理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述曰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獲三狐象言二於地稱田九家坎為狐卦多陰故象三狐黄矢互離為矢居二為中黄中色矢直物程傳獲狐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俞氏曰衆皆疑而我釋之故言獲陽剛中直黄矢之象所以田獲三狐者葢由於此故曰得黄矢貞吉象曰得中道也即彖

傳來復之得中也

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陽來復中其道在開解羣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於此九二蓋用泰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羣邪疑惑之情也吳氏謂三狐皆為九二所獲則陰之難解矣卜子夏曰剛中而能濟難衆之所附初承以奉之五正而應之衆來附也非我之求也得中之道正之吉也

孔疏狐是隱伏之物三為成數舉三言之搜獲備盡

九二以剛居中而應於五為五所任處于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險无險不濟故曰田獲三狐黄中之稱矢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得黄矢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述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來復得中初居其下而得

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二為負且乘之象負為人役乘民所載也民役而為人載忝位已甚何以靖民難解方始而小人竊位且復召釁致寇必矣此有國家者之憂也貞吝正九二貞吉之反象曰亦可醜也醜即羞吝之意醜之使自解而貞勢不能自還至上而悖極有射之已焉劉濂曰坎輿象亦寇象六三不中不正居險之極而乘陽之剛是為負乘處非其分必為寇盜所奪此竊位之小人所當解者

劉牧曰初二三俱為險難初二遇解時而應上是不固其險也三據險極以柔乘剛以隂居陽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而又不應於上是固其險者也險固不適難何由解故云用射之石介曰六者小人之才三者君子之位六之為小人也乗非其位而又上慢下暴所以致寇也以解為道解緩也而不能應上故曰上慢以柔乘剛故曰下暴宜寇之來也王逢曰非止速寇伐又起天下之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述曰王註失位不正而比於三故三得附之為其拇也劉牧曰朋謂二也與四同功又俱陽爻故謂之朋二居險中不固其險亦應於上是信而不違解也張獻翼曰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閒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小人情狀最為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負乘以言其竊位拇以言其附麗也孔疏曰若當位履

正即三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也既三不得附四則无所解須解拇由不當位也

象音拇王弼謂三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為足三在足下為拇程朱二先生謂初為拇按初剛柔之際義无咎不應解之朋至蘇氏謂九二王弼謂初按朋同類四與二同功皆陽則蘇說是也二四俱為解主四雖比三然為震主體動有能解去之象故二不致疑至而相孚也解拇何以未當位三以負為羞知其不能

承四之位當承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述曰六五以柔居尊正應九二近比九四陽剛為輔是有君子之德君子心本平易事從解散盡釋疑衷以開羣情蕩然赦過宥罪之仁廓然天地雷雨之解曰維有解也敬仲曰君子在位无所不解則人心无復懐疑而吉有孚于小人小人即所解去者質卿曰

小人之退不必只為身退方為退能引發人之道心消弭其人心便是小人之退便是小人之孚彭山所謂化為君子不敢為不善猶言不仁者遠也

質卿曰君子維有解只是自治更不於小人身上求之便吉我之有孚自孚於小人而皆輸其誠心在小人惟有結在君子維有解維有解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无不可處之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述曰六以柔居卦上而稱公髙而无位徳盛而无為者也故用能射隼隼鷙鳥象為害之小人解之時至於上六極矣无所不解矣而貪殘小人猶擁髙位隼在髙墉之上之象上六居動之極當解之成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象曰以解悖也至解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以大公而解荒悖何不利之有

彭山曰當解之時至於六五已能化小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讒慝民之雄鷙也則公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訖无不利焉解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於力不勞而夙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損兑下艮上

鄭玄曰艮為山兑為澤互體坤坤為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自損以增山之高猶諸侯損國之富以貢

獻於天子

趙汝楳曰損下益上卦之義也上卦得益則四有喜五元吉上正宜吉也下卦當損而初酌損二弗損所

損者三而已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述曰損之成卦在三上二爻下兊之成兊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由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兩卦合體為損兊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之義也主三而言故以損名卦有孚二五中爻虛實相應也陸希聲曰下以剛中說於上所以為損下上以柔中止於上所以為益上下說而上不止則无損於下上止而下不悅則无益於上說而止剛中而應乃得有孚元吉也王註損剛益柔非以消

剛損下益上不以盈上損剛而不為邪益上而不為諂則何咎而可正以斯而往物无距也行損以孚二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玩卦之三爻有二簋之象此卦原為損此一爻故成損

孔疏損之為義損下益上損剛益柔損下益上非補不足者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也若不以誠信則涉諂諛而有過咎故必有孚然後大吉无咎可正

而利有攸往矣李鼎祚曰損三而益上也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矣朱震曰六爻皆應有孚也荀爽曰居上據陰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於咎也艮男居上兌女在下男女位正故可貞利有攸往謂陽利往居上損者損下益上故利往居上崔憬曰曷何也言其道上行將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以喻損下益上惟在乎心何必竭其不足而補有餘也

仲虎曰損之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占之辭繁而不殺

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唯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占可如此爾

彖旨損而有孚元吉无咎蘇氏曰為上卦言也可貞无咎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蘇氏曰為下卦言也蘇意以損道上行而舉而之上則无下皆貞而不往則无上可貞利有攸往有貞者有往者故曰曷之

用曷之者擇之用謂用損之道俞氏指六三之偶非也可用者荅辭也言可用者其爲物薄適時之變非其常也兊本乾而九三獨上故變爲隂初與二意向之猶祭之設簋精意以享之我非實與而神非實取也

其道上行自陽而言也二簋應有時者初九遄往而九二征凶故二簋雖應而往有時也經言二簋用享吉乎其損也傳言應有時裁乎其物也故不同也損

剛益柔有時三益上之時輔嗣以為剛為德長損之

不可為常也與時偕行通損益盈虛之時輔嗣以為

自然之質各有定分損益之加非道之常也傳凡三

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在損時則可非其

時有不必然者矣章氏曰惟時然後損此所以備衆

善也

王逢曰損生乎泰泰盛之始也益生乎否否衰之始

也損泰之九三為損之上九泰之上六為損之六三

故曰損下益上損否之九四為益之初九否之初六為益之六四故曰損上益下孔子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蔡清曰享祭享也古人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則祭享宜不可損者今言二簋可用享則其他无不在所損舉重以見輕也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薄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述曰王註山下有澤損之象也可損之善莫善忿欲也孔疏君子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劉調甫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又忿者氣高有山之象欲者沉溺有澤之象懲忿如摧山窒欲如防水皆本卦自有之象顧所謂懲窒者

有道禁於未發而已君子有大忿行已有恥之謂也
君子有大欲欲明明徳於天下之謂也有大忿則小
忿自懲有大欲則小欲自窒象山曰學者未知道縱
令懲窒得忿欲全无亦未是學閑此言當深味之
彭山曰忿欲皆因乾剛之本在三者而言損以益坤
之上則為止止則能懲窒所謂損也
紀聞曰澤滅木則大過者澤也上有澤則虛受者山
也下有澤則損者山也風得雷則益者風也象各有

所重山澤二者其氣相通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山上有澤是為咸之象山下有澤則澤冦山而山塞澤澤也日壅山也日削是為損之象揚子雲曰山殺瘦澤增高是巳卦名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益並言以見損下益上之意此云山下有澤不復兼取益艮山之意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述曰損以下陽益上陰也初四正應而初以陽居陽則盈矣四以陰居陰則虚矣以已之盈益上之虚初之事也以為已事而速往以益之則无咎又因陽剛好進初體輕鋭而戒以酌損之仲虎所謂當自酌其淺深之宜而不自傷其本量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王介甫曰損已益上不以已事出位者也在下而剛不中故可損之損之已過則亦不中故當酌損六四能納已者也故曰尚合志遄往剛往也

漢上朱氏曰已事止事也事有當損於初剛正決斷如救焚拯溺可也事已成則不可損然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尚合乎六四之志而已事有當損不損而至于敗豈非志哉遄謂如魯人欲以璠璵葬夫子歷階而止之是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述曰九二陽剛得中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

若有所往而着意於損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九二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説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若不守其剛貞用柔説以奉説主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而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

象旨卦以損下為象九二何以往凶也五雖柔而居

剛非不足二雖剛而居柔非有餘則二不可復往故利貞征凶其迹不往其心往也弗損晁氏客語爲讀者是初九之遄往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九二獨心向之耳故曰中以爲志守其剛中所以益柔中也傳言二篇應有時謂此蘇氏曰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於所損以无損於己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於己者益人以其无損於己故受其

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述曰象吉三人即下兊三爻一人六三也損一人即一人行也互震為大塗三人位故曰三人行得其友虞翻上據坤應兊之三兊為友故稱得友是也本義一陽上而一陰下何以言損下哉
六三損之所以為損者皆順其理之自然而不容忝

以一毫人為之私也三陽並進則六三獨損之為陰以兩而分一也一人獨行乃得上九為應以一而成兩也仲虎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一卦陰陽各以兩兩相與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正繫辭所謂致一之理也一則得友三則生疑損益之道微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在損之時而正應初剛陰虛能納以損其疾也損柔之偏以從剛也損不

善以從善也疾何可久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
王介甫曰凡不得陰陽之中而有所偏者皆謂之疾以陰處陰而承乘皆陰所謂疾也偏乎陰者資之以陽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常失之緩故遄乃无咎
蘓氏曰遄者初九也下之所損者有限而上之求益者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遄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損之自

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述曰象旨六五虛中損己本受九二不損之益而上
九與之相比故曰或益之莫知益之所自來而益之
者不一也或益之絕句如益上九莫益之龜為靈物
十朋之龜為大寶所以紹天明者而五能受大益心
地靈通神明其中足以盡盈虛之理達變化之機雖

朋龜獻兆不能違之其為益大矣質卿曰夫士字版章之益益之昭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益之默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啟之行若翼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王註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崔憬

曰大龜背上有二十貝曰十朋龜之最神貴者以決之不能違其益之義故獲元吉劉牧曰五居尊而曰上祐必天道也

否泰之初上相易故茅茹象同損益之二五相易故龜朋象同未濟之三四相易故鬼方象同卦變之道於是乎觀

爾雅云十朋之龜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艮體不動而比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已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留故无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於斯劉牧曰陽居亢極而務益非所宜也得无咎以其下濟也王肅曰上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内外相應上下交接貞而吉也如此而往亦无不

利陽稱君陰稱臣夫剛物所歸也剛長居上衆陰仰戴而歸有得臣之象雖曰得臣非己所有葢上處无位之地賛成六五之治而不自以為私也故有无家之象卜子夏曰髙而无位賛五之功雖應得臣无自有也

象言俞氏曰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為心故大得志也損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益下為心也

九二爻項氏曰損以有過與不及故損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則既中矣二非有餘五非不足一有增損則反失其中矣二當此時守中則利上往則凶故爻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中以為志也六五本无待於補九二亦不補之而上九之陽忽補其上補自上來者神天之降祐龜筮之弗違蓋福禄之補非損下補上之補也故曰或益之又曰自天祐也

六三爻項氏曰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損剛以

補上是泰之三陽損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九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既已得友則不可復損矣故曰弗損益之損由六三之損而得名故爻辭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辭極論損之成效六三不可以不損六三一損而初二四五三上皆得成耦六三不損則三陰三陽皆成參雜極天地男女之義亦不過如此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

上九爻楊氏曰上九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

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己以益上上又能不損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意如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饑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其得損之上九之義也歟

益  震下巽上

紀聞曰損益二卦之得名只據見成卦體言不必推原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上卦本乾下卦本坤葢艮兌合而為損兌之所以為兌者以其上畫陰艮之所以為艮者以其上畫陽也兌上陰為虛為損艮上陽為盈為益卦體兌下而艮上是為損下而益上巽震合而為益震之所以為震者以其下畫陽巽之所以為巽者以其下畫陰也震陽下實為益巽陰下虛為損卦體上巽而下震是為損上而益下

按卦以損四益初名五二中正相應以為益者也三孚二附四四巽主附五而五孚之乃大得其益下之志初陽最下能受上益也陽亢居上益之所不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述曰孔疏益者增足之名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聖

人利物之无已也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

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

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旣上行惠下之道

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利有攸往以益涉

難理絶險阻故利涉大川

陽本在上損上卦四爻之陽為陰而成巽陰本在下

益下卦初爻之陰為陽而成震陰柔民象民得益故

民說无疆上下定位而以上之初爻下於下之下爻

自上下下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為益
益以九五陽剛中正為主六二以中正應之以此仮
往利益天下君臣慶會而天下實同受其福慶矣震
巽皆為木震動為行故曰木道乃行王註木者以涉
大川為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難同乎木也以卦德
而觀人事人心之陽剛震動於内而行以卑巽則日
有進益无疆限也若動而驕亢必得損矣何能成大
益以卦象而觀造化天以陽氣損而下施而地順以

生育其利益萬物无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豈所以為天地之益言无疆言无方益之為大如此王註益之為用施未足也滿而益之害之道也故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无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

臆說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泛論其理而意歸於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而言所當益其道上

行利之歸於上也其道大光利之被於下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述曰孔疏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後萬物皆益如二月啓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為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劉調甫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益也君子觀象於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此舜之所以若決

江河子路之所以聞過則喜也是可見君子所以受益全在一見則遷一有則改若稍涉繫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斯聖人所以取義於風雷也雖然善未易明過亦未易知也孰焉者自以為善而不知其善即過也安望其能遷改乎

汝中曰六子皆有益於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結聚萬物散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雷

章氏曰雷風一也曷為有恒益之分蓋巽長女也入

而在内震長男也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為恒而大象取不易之義震本動也入而從風巽本入也出而助雷陰陽相與呼應故為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此易之所以變動不居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述曰此卦損上之一陽而益下所謂自上下下也則初九一爻為一卦受益之最陽剛初動震主也所應

則巽主也震體能幹巽權又能任之宜為上與大益之事利用為大作也陽本大震在下有大作之象居下而得上之順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乃无過咎陽剛好動動未協於其旋則何以濟大事大事不濟何以塞已咎以盡善之道運正幹之才事成而免於咎蓋益之以德也象曰下不厚事也王註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陸希聲曰初處下體為二陰之主不宜厚事以擅九五之民惟志於奉上乃元吉无咎

象吉大作虞翻侯果皆本繫辭以為耒耜之利易道設虛以待有不止於耒耜矣朱義受上之益不可无所報効易道屈伸自然之感非論報施也倒體卦益之下即損之上皆正受益者也故上九利有攸往而初九利用為大作上易有為功則利倍罪則責薄故損之上僅能无咎而已正且吉下難有為功則利歸

于上罪則先受其責故益之初至於元吉然後无咎

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夫事之重厚者猶詩北門

王事敦我之云謂不當任厚事非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述曰二居益下之時虛中能受不獨受上益也故曰

或益之子夏傳曰柔得其位受上之益得中之道能

精意以奉五通於人而信於神也故自來非常之祐

十朋之龜不能違與損之六五同矣其位臣也故以永貞於五爲吉夫隂之所利在於永貞而二能盡之王者用以享上帝亦吉也家語曰賢者神明之主王者薦於上帝使之主祭帝必享而受之永貞吉德日益也享帝吉受帝益也

漢上朱氏曰或益之者益之不一天下之善皆歸之也天地鬼神人道貴謙得益如此故十朋之龜不能違受益者當守而勿變愈久而不厭則来益者无窮矣

象吉王輔嗣曰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
巽者也六二居震之中而應於巽故享帝之美在此
時也二地上也祭天者掃地而行禮因吉土以享也
王逢曰為臣若是王者用之可享上帝是已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
述曰當益下之時以陰居陽不能謙退在上而益之
嘉寵斯謂美疢損矣三本多凶益之用凶事者處震

之極震動警省乃所以益之也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彭山曰有孚者誠合於六二中正之德也中行謂上盈宜損下虛宜益以中道行者三本不中由受凶事之益而有孚中行乃可告公用圭公謂六四三居下之上宜承上者也安得自任而擅為益告公以取中用圭以示信明益民安國之事可執以見天子而告成功象符瑞之信也六二得中與五為中正之慶而三與合德見同此益民之本六四巽主在卦操益下

之權而三為通信見同此益民之志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又益下以大公為德也

益之上來益三也三以陰居陽上以陽居陰皆不中失正而三居受益之地上當益人之任故有益之用凶事之象虞翻所謂三上失位當變是矣又三居震極有震動愬愬不寧之意上巽躁卦極則反常益用凶事凶害非常之事也易道百物具備卦損上益下最吉有益用凶事者益之无方也繫辭益長裕而不

設
益道无方顧其位何如耳二居中正之位以履順為
益三居多凶之位以應變為益故象曰益用凶事固
有之也
象言三多凶稱凶事說文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三互
坤而震極未有不陷所以為凶事之象也无咎者干
寶以為處震之動懷巽之權者蓋言其時位矣有孚
謂二以非正應故曰孚中如中行獨復之中震大塗

有行象二五之中自貞悔言三四之中自一卦言非其中爻不備也六三之用凶事无咎矣然四者益下之權在焉而又近五為公象虞氏謂三伏陽為公五可為王則三為公楊敬仲曰上九皆非也震善鳴有告象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述曰象旨中行謂三益下之權在四故三告而四從

之四成巽之主有順從象彭山曰以中道而論陰當益也陽當損也二五皆以中正之徳相應三孚二而以中行告四承五而以中行從上下同志何往不利利用為依遷國遷陽於下遂成益民之事矣遷國必有所依陽自四遷初則當以依於二為當二臣之正位王用享帝者依之以遷夫是故定國而奠民所以利也陽在四不中不正當損而為益則得為中行與二五中正有慶合意矣

孔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也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无不納故曰利用為依遷國也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事而无不利

薛氏曰三四告公不告王者事有繁細義有緩急至於上施不廣故聖人許下之行不拘以義也

張氏曰遷重大也遷國猶可凡當損上以益下合於中行者皆是也姚氏曰凡遷國必有依也周之遷也依晉鄭邢衛之遷也依齊得其所依也許之遷也依楚蔡之遷也依吳失其所依也故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象止釋告公從謂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遷國出於不得已故不釋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述曰人君施惠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於己惟求諸心而惠自下於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无為以守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為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其生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則此其大善而吉者矣以中感中以正感正遂得六二之有孚惠我德惠我中

正之德也則五之能益二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施於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於心而无方又何問焉惠我德大得志也吾之德孚於臣下而益下之志不於是大遂也哉

益道以孚為本二中正三孚二四從三皆以益民之志上承於五而五剛中正有孚惠心真誠所溢交信无間臣下用告而君上勿問之矣孚之至也此自上

下之本所以元吉也

紫溪曰益字俱從實心做出來故中行曰有孚惠心亦曰有孚不孚不孚而中只是一箇遷就之為己則何補不孚而惠只是一箇功利之私人則何濟此脩身平天下所以起於誠意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述曰五以中正人皆歸之極亢乘尊過求莫附雖有

其應豈附之哉求多於人人所忿也益窮反損故有或擊之者莫益之偏辭也言衆心所不與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言非所料而自至也震巽為恒巽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象損彖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下之道時暫而已益彖曰日進无疆其益无方益下之道則宜恒久故上九立心勿恒有凶象

象旨上處巽之成進退无常當益之極益終當變不能益三非四五之志故擊之者至三四五互艮艮手

有擊象四五非上應故稱或位則不能安其身時則不能易其心應則不能定其交其立心勿恒矣

蘇氏曰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敢吾擊者畏吾與也莫益之則无與矣孔子曰无交而求則民莫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擊之立心勿恒凶戒詞也衆莫不益下恒義也我獨立心勿恒凶其宜矣

紀聞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

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

紫溪曰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者哉

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否泰為損益

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為損初二上而為四五者不謂損損四益初謂之益上五下而為三二不謂益益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為民決不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則其為益民也可知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按損益二卦凡物以下為本故損下則謂之損益下則謂之益而上之損益皆不與焉草木之根墻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凡稱損益盈虛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山非不實也上實而下虛故其卦為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内盈故其卦為益皆主下卦言之也山吸澤之氣亦損下也風動雷之威亦益下也觀損益之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

按益諸爻无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言在益之時獨不受益也或擊之小象恐人以為六三故以自外來釋之言上動則坎來也莫益之一句乃指六三初與四二與五皆以正相交故能為益三與上以不正相交故不能為益謂上九為无交而六三之益稱固有之明亦不能益也

九五爻梅氏古易考原曰二為五之正應五當心位言二孚而益之之心不問可知其吉也然二不但孚

於九五而惠五之心又孚於初九而惠初九之德初為卦主故稱我二五應遠故曰惠心初剛實為二所食又相比近故曰惠德六二亦言受九五之益而又得初九之弗違與此爻辭意正相同此因言五之所應而并言所應之所比彼因言二之所應而并言六二之所比

夬  乾下兑上

孔疏夬決也此陰消陽息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

決一陰故名為夬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述曰五陽正長一陰獨在上有揚于王庭之象五陽剛實有孚之象兌為號令之象兌口在上為告自邑之象剛長必消陰有利往之象

夬之訓決以決柔也内健則无情欲之牽外說則无
忿戾之迹以此而決則決而和矣決小人之善道也
象旨五互體乾為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乘一陰居
五陽之上又與五同體故曰柔乘五剛兊說小人在
君側善固結彌縫而君不疑揚于王庭肆於君側也
李舜臣曰孚號有厲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
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
无一跌之虞矣程傳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

以己之善道勝羣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邑私邑
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一陰力固有餘然
不敢極其剛至於太過如蒙上九之為寇也不利即
戎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即戎以除君側未有不亂者
夬之所尚在決不可施之君側故窮應大猷曰陽剛
雖盛尚有一陰是剛長尚未終未可遽止故曰利有
攸往往而決盡一陰為純陽剛長乃為終極
徐進齋曰夬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若

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所以周防戒備者无所不至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爲乾矣故虞朝之去四凶周室之誅三監藹藹賢才之盛无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夬夬之義而勇于一決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衆

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何可勝數可不戒哉

質卿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流行其盛衰有漸其消息有時此正淑慝之分而君子小人之介也故陰之進而盛也其勢必剥乎陽陽之進而盛也其勢必決乎陰聖人於剥欲其觀象而止於夬欲其健決而和意深遠矣

趙汝楳曰剛長始於一陽至臨有八月之凶泰有復隍之懼大壯有羸角之憂積至夬艮不易易而一陰

猶在使不遂芟夷之寧保不覆出為惡五剛猶唐五王一柔猶一武三思在宮中也不幸而薛季昶之言中惜哉是以利於有終

彭山曰夬五陽長而一陰未盡將决去之故曰夬揚高舉在上也五為王居而一陰在五陽之上揚于王庭之象言一陰尚顯揚於上而未盡也先儒以揚為正名其罪則為興戎之道矣健而說卦德也決而和德之用也決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巳退之勢

而待其自消所以其决為和孚誠也號呼也孚號衆陽使之一德而常有危厲之心然後萬全而无害其危乃光也告即號也所謂孚號但告自邑而不利即戎若謂吾勢已盛彼勢已衰恃其剛而快於一逞所尚乃窮夬之所尚者決一決而趨於窮不利莫甚焉如是而利有攸往往則決盡一陰而為純乾剛長乃終也君子道長至於終克已焉盡之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述曰澤上于天取潰決之義澤本下也氣騰而上於天勢必決而下為雨露之澤未有積于天而不下者天下以貢賦供一人非澤之上於天乎君子觀象以施祿及下惠於臣工徧于萌隷如澤決而下天道自然之施也宜施而施天无留澤之理上重積而不散居其有而屯其膏忌矣決附之義利施而不利居也

張希猷曰雲上於天需澤不及下澤上於天夬則天之所以澤萬物者決矣居則積而不流德斯匱矣故

忌紀聞曰乾下施者也故雨施德施皆於乾言之夬以乾為下卦故大象曰施祿及下姤以乾為上卦故大象曰施命誥四方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氣上騰于天則未能成雨是謂需之待兊陰卦也以兊遇乾陰陽和合故兊澤之氣上騰於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為夬之決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述曰象旨吳幼清曰初為趾四在下卦三陽之前與

初同位前趾謂四也丁氏易東曰四陽為壯五陽為決大壯初曰壯趾此因大壯初趾而加前以别之非矣初居卦下而欲急進超升大壯四陽之位近九五以決上六故壯前趾之象也不勝為咎呂仲木曰位卑而无應言之无與為倡行之无與為隨以其憤心而往不惟決其前趾矣為咎者其咎乃自為之也

紀聞曰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壯之初而壯于趾征凶有孚夬之初而壯於前

趾往不勝宜矣李仲永云一是當壯之初而戒其用壯一是當決之初而戒其好勝

孔疏初九居夬之初須當審其籌策然後乃往而體健處下徒欲果決壯健前進其趾以此而往必不克勝非夬之謀所以為咎王註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

質卿曰初九當夬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乘去小人而可決却只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新進後生養既

未充見又不定何敢輕於舉動且彼當權之人取諸物也弘植其根也固何能為汝而動揺故為壯於前趾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知舉動輕於一擲利害及於衆朋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述曰九二處中彖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得之當衆陽決一陰之時志不忘決而善用其剛内懐兢惕

外嚴戒號自治之密也小人陰類陰謀不測意外之變卒然而起為莫夜有戎之象勿恤可也莫夜戎皆
上六陰象能靜而不忘儆有儆而不憂恤得中道也
汝吉曰中无定體時其決即惕號為中故曰得中道
質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
隆在卦之中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
足以運目中可以无小人也然猶不敢逞於一決惟
惕惟號常恐為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戎始可勿恤

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知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述曰九三以陽居陽在乾體之上而處不得中過剛者也故有壯于頄之象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顏面有凶道矣壯頄非夬道也九三乾乾君子剛斷在心棄夫情累決之不疑能夬夬者故雖獨行遇雨若濡

有愠而終以此道決去小人何咎之有諸爻皆无應而三獨應上上成兊之主雨者和于兊之象遇言其適然爻位所值也遇雨疑於濡故曰若濡若濡則必有愠者矣而終无咎蓋君子夬夬斷於義不動於氣獨行則不必諧衆而違正應之情遇雨則不必自睽而生不和之端若濡不恤汚迹有愠不避違言其用益密其夙夜警惕有出於孚號之外而未嘗少露其幾正與壯頄之象相反所謂決而和也

王介甫曰頄在上而見於外體之无能為者也九三體乾之上剛亢外見壯於頄者也陽未上行未可以勝陰之時也應在上六未可以決之之位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辭也必乎夬與壯於頄何異以其能待時而動知時之未可而不失其和也應乎上六而與之和疑於汚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若濡則有愠之者也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然君子與之和也偽歟曰誠信而與之和何偽焉

使彼能遷善以從己與之和同而无夬矣

紀聞曰復六四曰獨復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捨小人從君子夬九三陽處陽中獨行以應陰捨君子從小人故旨言獨獨者違衆自立之辭壯於頄則有凶而和以決之乃无咎也

夬夬深勉九三之辭言當夬而又夬不可繫累於陰也質卿曰九三當夬之時内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

獨行之法觀之於時審之於心籌之於夙夜而斷之於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慍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於心而苟同於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淺也皆不得言夬夬也微不以形迹自絶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述曰九四兌下之爻與陰同體外剛而中柔非能决者其象如此臀无膚孔疏所謂四據下三陽位又不正下剛而進必見侵傷是也臀之无膚行不前進故曰其行次且非以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對言决柔以剛為主四居柔失其果决而乘九三之剛又居兌下毀折傷而不良於行也牽羊悔亡說卦兌為羊上六之陰如羊之在前也凡牽羊者縱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象兌陰不可力去惟順其巳

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則決陰之功可成而悔可亡矣兊為口舌故曰聞言即告自邑之言也同體兊說故以聞言不信戒之

質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葢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於此效牽羊者從容和緩遜其先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他聞言而決不能信也時之能競人也如此氣之難

自克也如此天下之事何嘗不壞於此等輩之人時
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機括在此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述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九五以剛尊之
主而決一陰如莧陸然特懼心有所繫而不能決故
策之曰夬夬蓋九五原為上六所深入彖所謂揚於
王庭者所以要夬而又夬始為中行而得无咎象又
破九五尚未有慊之心以其平素相入之深今雖以

義不可而決之其心未能无係谷永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是得為中正之盡乎得為陽德之光乎故曰中未光也

象旨莧虞翻本作莧爾之莧陸蜀才同虞翻作睦謂和睦也明以識焉蓋兑說有莧睦之象按莧睦過於和壯頄過於剛決而和此臣之事而非君之德君德貴剛宜以大義斷象取莧睦則兑說之體也近習易昵甘言易暱雖剛中之主猶若有所係者故必夬夬而

又夬自勝其私始為合乎中行而得无咎勉之夬夬其行得中但可補過而已未盡中正之道也故曰中未光也

易中於陽德賛其光明光大此云未光朱子所謂這是說那微茫間有箇意思斷不得蓋陽剛中正之體如日月之光不著纖毫若一有係即私一有向即欲豈夬夬自克中行獨復之謂哉上與三應而専五與上比而昵故皆以夬夬言之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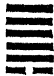
述曰彭山曰无號謂不以孚號自治也如此則陰道終難盡去而小人之禍胚猶在故終有凶當夬之終一陰將盡恐君子不知危懼而有所忽也故以此戒之湛原明曰何以為終不可長也當夬之終不可使一陰之復長也陽盛而陰將盡豈能有復長之理聖人於夬終為之戒慎終保治之道也

蔡汝枏曰夬決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

頑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於陰為近君所狎暱不无係愛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夬夬中行所以責君凡小人在朝係戀於君依違於柄臣而小臣動戾機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邵寶曰五君子而去一小人何其難也五君子者初有志二有謀三有術四有耻五有德有志者病於躁有謀者病於疑有術者病於勞有耻者病於怯有德

者病於傺其位使之然也去其所病而剛道成矣

姤巽下乾上

張清子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而與之邂逅故名曰姤

蘇氏曰姤者乾之末坤之始故彖傳言天地相遇

王世貞曰剥亂成也姤亂萌也聖人不憂剥而憂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述曰虞翻曰消卦也與復旁通巽長女女壯傷也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象旨女壯謂巽為長女初比二故四勿取朱先生註曰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其說本鄭玄一女當五男之意而實不然也卦義本謂所遇而合无所應安在其為當五陽哉一陰方生而以為壯程子所謂漸壯而敵陽者也劉濂曰姤

纔一陰而遽曰女壯積而至於坤皆初六之為也女壯則男弱取以自配必害乎陽

彭山曰姤以柔遇剛而為剛遇之幸陰之得所制也先儒以邂逅不期為說則似非姤義之所切耳長消長之長陰長則陽消矣故陽之於陰當有以制之不可使長也天地相遇亦以柔遇剛言孔疏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无由彰顯李舜臣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變乾初九之義是為天地相遇

之象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建午之月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育於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剛遇中正瞿玄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姤本以柔遇剛成卦而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易之貴陽也如此吳幼清曰彖辭雖慮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伸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曰𦂇賓

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賔矣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九家易曰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已故言乾成於巽既成轉舍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明章也蓋本相見乎離之意蘇氏曰剛者二中正者五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為

无不可也程先生二五皆中與正俞氏謂剛為四皆

非象旨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述曰趙汝楳曰乾為天巽為風上乾下巽是為天下有風此與風行地上義頗不同姤為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為地上之風旁行而徧歷太虛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后王尊居難與民接雖清閑咨訪何能家至而戶曉唯敷言下逮而後君民之情始遇

象言乾為施巽為申命誥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令命誥四方所以助微陰也張希獻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述曰巽為繩有繫之象金柅指九二九家易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彭山曰陰以從陽為正故曰貞吉謂專心順二也有攸往見凶初

為二所據應四則見凶章氏曰往見凶者往在陰則凶在陽也陰性甚躁壯必傷陽如豕雖羸已信其壯之蹢躅陰之不可與長有如此二象曰金柅羸豕象也貞吉往凶占也觀象者可以得一陰躁進之狀玩占者可以得五陽制靜之幾矣

象旨豕豚類巽象陰躁蹢躅巽為股為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初應於四為二所據不得從應故有為所孚者蹢躅之象即所謂有攸往見凶也初六在下

尚微不必以剛制二先生以柅為止車物非柔道牽矣

王註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初六處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體夫躁質得遇而通散而无主自縱者也柔之為物不可以不牽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於金柅乃得貞吉也若不牽於一而有攸往行則唯凶是見矣羸豕牝豕也猴强而牝弱故謂之羸豕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

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

蔡汝枏曰姤得坤之初爻復得乾之初爻故謹復之

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

履霜以謹其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述曰象言魚陰象巽爲魚故初六得稱魚姤者主求民

之時近而先者則得之不論其應否嫌若有咎故曰

无咎朱先生謂不制而使遇衆害由是廣此可謂治

姤之道而非二相姤之情矣不利賓姤以初爲成卦之主四對初之賓也賓主相對爲正二以近比而姤初則初不復應四矣此豈四之利哉

初六以隂居下當遇之始適遇九二之剛中陽大隂小以陽包隂故爲包有魚之象雖非正應惟在遇時以遇爲主遇則親焉故无咎在常時則爲不正難免於咎二近四遠一隂不能兼二陽近者利則遠者不利此義理之自然勢之必至也故曰義不及賓也

漢上朱氏曰一民不可有二君古者有分土无分民得道則歸往失道則掉臂而去初无遠近內外之間顧遇民之道如何耳敬仲曰得民心而有之民為文王武王所有則紂不得而有之矣得小國而有之鄭在晉則不在楚在楚則不在晉矣得賢才而有之齊有管夷吾則他國不得而有之士會入晉則秦不得而復有之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

未牽也

述曰程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既處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難進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咎

徐進齋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

夬四姤三各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而又處上柔之下故牽而不決三位剛而又處初柔之上故不遇而未牽也象旨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所遇之象行未牽

與柔道牽相反以其未牽于初而不行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述曰九四本與初應當相遇者也今既相遇乎二矣則初非四有故為包无魚之象德不中正位又相遠失德而遠民凶於是乎起矣象曰遠民也陽為君陰為民陽既遠乎陰雖欲包之而不可得君自遠乎民民其有不離心者乎易象或以陰為小人以為小人遠之可也或以為民以為民民不可遠也

二剛得中以比近而得初之從四剛不中正以位遠而失初之應民可近不可遠其義於是著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旣離難將作矣

張氏曰剝五隂曰貫魚姤一隂但曰魚包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内而制之使不得遇之於外也姤之有魚將爲剝之貫魚矣李去非曰貫魚包有魚皆陽能制

陰故剝无不利此亦无咎初六取象不一於本爻則曰豕於二四則曰魚於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蹢躅羨之不及賔終必至於大潰也以杞包之則不使及賔而不至蹢躅矣不利賔恐其失之疎含章恐其失之激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述曰九五陽剛居尊為治姤之主初陰最小五陽最

高本不相及而以大包小有以杞包瓜之象五月瓜始生故以瓜象初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无相遇之迹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瓜雖始生而必潰九五剛健中正斂其陽光自嚴自防靜以制之為含章之象一陰午中起於重淵象有隕自天然豈可以意及哉豈可以意防哉蓋陽極必生陰陰長必消陽命也九五含章盡中正之道雖陰陽迭勝之命必不可常然中正之道盡已无毫髮之媿而後可以言

命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汝吉曰以杞包瓜此漢祖封吳濞唐宗防女主時也而釁孽實自致之唐虞之包朱均周公之包管蔡微乎微乎粉天於時幾基命於宥密所謂含章中正志不舍命如斯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述曰汝吉曰姤思下遇而剛在上象角然剛極而亢與初相遠何遇之得當哉當遇之世處於上窮而遇

其角所以吝无咎者陰方長遇而失正不免陰邪之害咎矣上无所遇而亦不近陰邪可免於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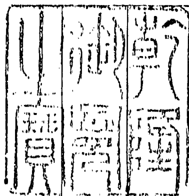
孔疏角者最處體上上九進之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獨恨而鄙吝也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仲虎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也

趙氏曰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剥一陽窮於上忽下生而為復夬一陰窮於上忽下生而為姤一消一息必然之理陰始生遇剛而止不進迫以害陽故言繫於金柅剛繫柔以為用也天地

相遇陽得陰而品物章也剛遇中正剛善用柔以含其章也故曰天下大行生育之功成矣九二包有魚无咎九四包无魚起凶陽之不可无陰猶君之不可无民也上九姤其角則亢陽之極而各失其所以爲姤遇者益見九五剛遇中正之善也



讀易述卷七